

諸位同修，大家晚安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我們淨宗道場，這些年有流行一句話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？說「計畫趕不上變化」，又說「變化趕不上一通電話」，再說「剛說不變又來文件」。末學悟道，最近對這句話感觸也特別的深刻。原來這次來澳洲的計畫，是九月十三日晚上九點四十五分搭華航班機到澳洲來的。我的計畫就是十四日到布里斯本，然後住在學會，好好休息一天；晚上可以跟我們這些同修，大家見見面。十五日到中國領事館去辦旅行證，中午又可以跟麗晶老闆娘請吃個飯；晚上陳哲仁居士，Susan他們女兒的結婚喜宴我又可以參加。十六日再上山，到圖文巴去住個三天。然後，明天早上再到機場。這是原來的計畫。

但是台灣來個辛樂克颱風，這個計畫就產生了變化。九月十三日下午，我們還一直在盼著，拜託拜託，颱風你稍微慢一點；聽新聞一直在報導，颱風很慢，好像烏龜在走一樣。我說再慢一點、再慢一點，讓我們飛走了，再來。結果辛樂克颱風很不合作，下午三點以前的飛機都飛了，三點以後的就不飛了。不飛，我的計畫就產生了變化，改到十五日晚上才起飛，然後十六日早上到。剛好Susan他們這餐好吃的沒吃到，但是我有寫個墨寶，我用假毛筆寫的，我在日本買一個小的，寫一張墨寶，本來帶著這張墨寶要來吃一餐的，結果這個墨寶帶來了，但是時間已經過了。

前天早上一到布里斯本，就直接到領事館去辦證，吃過中飯，就直接上山。反正前面安排的兩天就泡湯了，下次再說。原來晚上也計畫在山上住，明天再直接到機場。後來我們悟勝法師跟我商量（中午吃飯的時候），說下面很多同修聽說你這次來，這些同修大

家也想跟你見個面，能不能晚上提早下山來？我說大家盛情難卻，大家既然這麼關心，我晚上就提早下山來。明天剛好Bill也是要拿旅行證給我們，原來他是說明天送到機場給我們，聽說我們晚上要來，剛才他已經先拿給我們了。我想這樣也好，今天下午就到學會來，晚上在這裡跟大家見個面。

這次來澳洲的因緣，主要是換旅行證。大家都知道，我要在廬江做七百場的「三時繫念」，七百天。到圓滿我離開那一天是九月八日，從四月二十五日開始，九月八日離開廬江。我們做到九月七日，我給它一算，剛好一百三十六場。四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七日是一百三十六場，我們九月八日離開。因為我們的證件是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三日發的，到今年九月十三日剛好兩年到期，徐林長幫我們提前幾天訂八日的機票。這次回到澳洲來主要是換旅行證，因為我們的旅行證是在這裡申請的，在這個地方申請的。原來我們老和尚也希望這個證件能夠在大陸辦，結果請同修去問，只能辦延期，不能辦換證。台胞證可以，台胞證現在聽說可以在上海、北京，還有一個地方，三個地方可以換。但旅行證就不行，旅行證還要回到原來它發給我們的單位，回到這裡來換。

換旅行證比台胞證多一個方便，台胞證雖然五年多次進出，但是一次進去是三個月，可以延期兩次，一共九個月。九個月就要出境，然後再入境。那我算一算，後面還有一年半的時間，這個當中最少還得要出境一次，而且每三個月到了，你要記住那個時間去辦延期，還要辦幾次的延期，這樣也是會影響我們做繫念的心情，總是會罣礙這個事情。我們也希望在這個期間當中，盡量不要有罣礙任何事情，專心來把這個法會做圓滿。所以我想一想，還是再跑一趟澳洲，因為旅行證雖然期限只有兩年，但是你一進去住可以住到證件到期才出來，就像我們這次去一樣，住了五個多月。所以這次

的因緣，再回到澳洲，也是這麼一個因緣，事先也沒有計畫的，是因為大陸那邊不能換，所以這次才有因緣，有個理由再回來跟大家碰個面。

這次末學在廬江做繫念，我們這裡的同修，大家也非常關懷、非常關心，首先在這裡感謝各位。大家隨喜功德，功德都是一樣的。雖然有的同修沒有到過廬江，有的到過，不能親自參與這個法會，但是在這裡大家發隨喜心，這個功德都是一樣的。就像普賢菩薩十大願王講的「隨喜功德」，佛力也都是會平等的加持。

這次做繫念這個事情，也真的是計畫趕不上變化，真的是變化多端，事先都沒有心理準備的。我這次到澳洲來，也是跟往年一樣，大部分都是二月底跟三月初。現在也辦永久居留，我想一年最少來住三個月。這個時間都是選在韓館長往生紀念日，這個時候來，大部分是二月底，三月初，然後我住到五月底，六月初，大概三個月。這幾年，每一年大概都是這個時間，這二、三年都是這樣。今年按照原來計畫也是住三個月。這次大家慶祝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，他老人家弘法五十週年紀念的活動。老和尚要下山之前，在學院也講了一個開示。在這個開示當中，他提到香港張麗全居士她先生，她先生姓鄭，在江西婺源建一棟賓館。當初他建這個賓館，他沒有想那麼多，投資下去了。我們今年去看的時候，快蓋好了。後來他想到，他不是經營賓館的，我們俗話講「隔行如隔山」。他原來是做大理石的，現在還在做，現在要經營賓館，對他來講是沒有經驗，也沒把握。所以他就請示老和尚，他這個賓館到底該不該繼續做？或者轉讓給別人？請問老和尚這個問題。

老和尚最近剛好提出一個構想，就是賓館式的彌陀村。這個彌陀村的構想，我想我們很多老同修很早就聽老和尚講過。現在最近提出這個彌陀村，他是提倡賓館式的，就是兩個人一個房間，一個

小套房，有公共設施，有佛堂，有講堂，有餐廳。老人，年紀老的同修，可以選擇你的同伴，或者是夫妻，或者是同參道友，可以去租一個房間。每天就像賓館一樣，有人打掃整理，自己不用去操這個心。在這個地方，選一個風景比較好的，大家在一起聽經念佛，安享晚年。所以老和尚就建議鄭居士他們夫妻，不如計畫做成賓館式的彌陀村。江西婺源也是一個地理風水很好的地方，那天老和尚在學院開示，他也勸我們同修去看，特別指大陸同修。大陸出家的法師可以去看看，有因緣可以去那邊帶動一下蓮友，在那裡租套房、在那邊共修。

當中也有提到我的名字，老和尚講的是很小聲，但是我坐在第一排，我有聽到。講悟道，很小聲，我看那個錄影帶，幾乎聽不到，但是仔細聽，師父有講到我。那我就想，我有機會可以先去玩一玩，江西沒去過。以前也很想去玩，江西有個廬山，我們淨宗的祖庭。我這個玩的心還是相當濃厚，還是滿喜歡玩的。所以我就，師父既然有講了，不管怎麼樣，我們就去吧！就去江西。所以我三月三十日在中壢善果林，老和尚說要錄一個清明祭祖的繫念法會，還有祭祖的儀規，上網。祭祖的儀規，我們就請桃園縣孔廟，負責管理孔廟的（那個先生姓什麼，我一時想不起來），向他借長袍馬褂，借祭祖的衣服。我接到這個任務，也沒祭過祖，怎麼祭我們也不知道。後來我就去找桃園縣孔廟，現在桃園縣孔廟有一個劉議員也幫忙跟縣政府借，給蔡老師他們去辦《弟子規》的講座。最早是我大哥的第二個兒子，鄭金昌，他最早去講的，後來蔡老師他們接著去講。

我向他們借過去祭孔的D V D，祭孔是祭拜老師，但是祭孔之前要先祭祖，就是先祭祀他的祖先，然後再祭孔。然後我看了半天，我說這個排練，最少最少要半年或一年。那些禮生，那些儀軌、

敲鼓，都要訓練的。現在一天的時間要我辦這個，實在有困難。後來我就靈機一動，我就找孔廟負責司儀的這位先生，我說你來幫個忙。我說你們孔廟祭祖的那這，我錄音就好了，那個影像我不要，就錄音。到時候就請你來，你來做司儀，你就在那邊喊口令，因為他是專門的。衣服跟你借個幾套，我們請縣長，看他來不來？縣長要來，就請他來當主祭官。後來縣長也沒有空，副縣長也沒空，後來只有劉議員他有空，我說那就請你當主祭官。然後他再到台中市去找一個市議員，還有中壢市一個女眾，副市長。我說你做主祭官，這兩位做陪祭官，後面我再找幾個居士做陪祭的，根據他這些人數。

然後錄音帶我就請人家幫我錄C D，音響一放，就是跟現場一樣，擂鼓就跟現場一樣。他就會去喊，他是司儀去喊，臨時惡補，這個要怎麼弄、怎麼弄，臨時惡補，就一天的時間完成。我接到這個任務只有一天的時間，臨時的，要我去祭祖。三十日那天早上總算祭祖完成，下午「三時繫念」做完。三月三十一日我就到香港去找李居士，我說我們去你們那邊看看，實際上我是想去玩，說真心話，因為那邊聽說風景不錯。他就很高興，那邊還有景德鎮。我說景德鎮也很有名，不然我去買看有沒有什麼陶瓷。實際上也是愛玩，我們要說老實話，學佛人要老實。因為沒去過，有這個機會，總是想去走一走，趁現在還走得動；等我哪一天走不動，我也沒辦法，想去也去不了。

到香港，然後到深圳，跟老和尚他一個姪子就一起到江西去了。到江西去，我們就去參觀他那個賓館。然後再去看鄭居士他也買了一個中專的學校，一個民間辦的，政府有立案，專門教技術的一個學校，畢業等於是高中生的學歷。原來的學校經營不下去，他買下來，買下來時學生還剩一百多個。後來蔡老師說這個一百多個，

還是我們留下來教他們，總算跟我們有緣，就派老師去那邊教課。另外他們又去買一個，也是學校，中專這個地方賣掉，搬到那個地方去。那個比較靠山邊，地也比較大，他覺得那邊環境比較好。所以我就去參觀，到四月三日，原來我計畫一日到，三日、四日我們就到福建去。因為江西跟福建很近，我說你們開車來接我到福建，到南平，到福青，到漳浦、漳州、廈門去做繫念，開車過去。

然後四月三日晚上突然接到電話，說悟道法師，明天不能走。我說為什麼？不是計畫好了，明天車子要往福建開了嗎？不行，明天老和尚要來。我說老和尚怎麼臨時要來？我說那這下又要變化了。所以第二天就等老和尚來。老和尚他也是臨時去的，他們是從廬江開車到杭州去，齊素萍居士在杭州好像辦一些事情，他們廬江有好幾個人過去。過去杭州，事情辦完，就要回廬江。在半路上，徐善洲，還有她先生束居士，他們就跟老和尚建議，聽說江西很美，我們回去繞一下順路，聽說悟道法師現在在那邊看鄭居士他們的賓館，師父你建議他做彌陀村的賓館，請師父去看一下。老和尚也不知道路多遠，他說拐一下，那個一下，那不是五分鐘的，那拐一下是五、六個小時的。所以我們在快接近到達時間的時候，我們就先到大概開車半個小時的地方去等候老和尚，他們從山路開過來的。然後我們接到老和尚，接到賓館吃飯。老和尚我看他老人家好像很不舒服：我知道這麼遠，就不來了，什麼拐一下五、六個小時，山路又彎來彎去的。這個我坐車也有經驗，在山路，時間長，而且他年紀也大了，真的是很辛苦。不舒服，但是既來之，則安之，總是來了，來了就去參觀。參觀之後，師父就問我，你下一站到哪裡？我說：報告師父，去福建。老和尚他也沒說什麼，他就問一下。他說你到福建，我們回廬江，我們是不同的方向，車開的方向不一樣。

去了一天，好像六日老和尚就回廬江去了，我就耽誤了二天的時間才到福建去。廬江佛教居士林徐林長，在江西碰面的時候，她就私下找我，她說四月份是清明祭祖的期間，你能不能四月底，下旬的時候來廬江居士林做一場祭祖的超度歷代祖先繫念法會？我就跟她講，我說等我到廈門去的時候再連繫，我現在還沒有計畫，沒有安排。我說到廈門再跟妳連繫，如果時間可以安排出來，我就跟妳連繫，再過去。這樣就各走各的，師父就回廬江，我就往福建走。一路上欣賞風景也不錯，那一路上的風景有很多山，跟我們澳洲不一樣的，那個山有些形狀都不一樣，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個山不一樣，形狀不一樣。

後來到了南平去做繫念，又到福青，又到漳洲、漳浦。原來我的機票的安排是四月二十三日到廈門，四月二十六日的機票，廈門到寧波，寧波餘姚佛教居士林，他們蓋個新的道場要上樑，要做繫念法會，那個余林長去搞了四、五千人來。然後餘姚做完再到浙江舟山群島，就是定海縣，到定海清淨寺去做，去年也去過一次。然後五月二日到香港，去講經講六天；五月十五日到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；六月九日回來，六月十三日到日本，再回到台灣有兩場六千人的，再到西班牙。然後年底，新加坡預約到今年十二月，這個都排好了，行程都排好了，機票也都訂好了。在這個當中又有變化，原來我計畫，這個機票訂了就是一個計畫。但是我到了漳浦法泉寺去做「三時繫念」，原來廈門請我去的是一位姓黃的，草頭黃，黃秀雲居士，是一個女眾。我二〇〇六年到泉州去，她有去找我，因為我們都是台語可以講得通的，因為廈門的台語跟台灣的台語，幾乎聽不出來有差別的。他們到台灣來，你不知道他是大陸人，你一定把他看成台灣人，講的調跟我們幾乎都一樣，人長的也一樣，生活習慣也一樣，吃的菜，連「破布子」那裡都有，麵線也是那邊出產

的。所以我現在在廬江，天天晚上都吃麵線。麵線哪裡提供？不是台灣提供，是福建，福建漳州那邊。那邊的飲食跟台灣一樣，因為台灣都是這個地方移民過去，所以飲食習慣都一樣。所以麵線、破布子都他們來支援的，都福建來支援的。

她就請我去說：悟道法師，你哪一天來廈門做「三時繫念」，我們那邊很多同修很期望你來。這個黃居士她沒結婚，但是得了乳癌，兩年前就知道了，得了乳癌。這次她啟請，我就是安排在四月二十三日到廈門，可能二十四日或者二十五日做一場，就是滿她的願，二十六日再到寧波，這樣計畫的。但是我到法泉寺去做繫念，在法泉寺的時候，四月十七日那天，黃居士往生了，她就往生了。那天往生了，怎麼辦？時間還沒有到，約好的時間，我都還沒有到那邊，她就往生了。那往生怎麼辦？我說這下她請我去做繫念，她往生了，功德主就沒了。後來我就請法泉寺的妙空法師，妙空法師很年輕，三十幾歲，他當主持。我就說，妙空法師，黃居士往生了，我們還是去看她一下；因為他那邊也正在做法會，我們去看一下。他就開車，從漳浦載我到廈門。黃居士是在她家往生的，她也沒有去治療，臨終之前，我聽當地同修跟我講，她也是很苦，都是幾乎不能躺在床上，站著也不行，躺著也不行，坐著也不行，所以他們就做一個椅子，讓她半斜的這樣躺著。我去，她就在房間，躺著就往生了。

往生，他們家屬也不曉得該怎麼辦？她生前學佛，她也不希望用世俗那一套。因為她們住的是那種公寓的，公寓要搭靈堂，也不是很方便，處理這個後事都不方便。那一般的處理就是找個殯儀館來，包套處理，然後就放到冰庫去冰，一般是這樣。後來我就跟同修講，還是給她助念二十四小時。我就跟妙空師商量，我說她生前也到過你的道場，也對你很護持，她現在往生了，我看看你那個寺



院在鄉下，地方也大，空間也大，不如你就做個好事，助念完了之後，請同修用車子把她送到你的寺院來，給她搭個靈堂。我說靈堂，我建議怎麼搭，搭在哪裡。我就替他出主意，替他出主意，我還要幫他從頭弄到尾。然後我選擇地方，他就帶我去看，我說好，就是這個地方，然後搭個靈堂。然後我說，來的時候，你就買個棺木，棺木買來就入殮，入殮就封棺，然後同修天天就跟她念佛。包括出殯，做告別式，做三時繫念，骨灰就放在你這裡。妙空師說，好，沒問題。現在問題就是，因為大陸那個地方有個規定，人死了之後，不能移到其他縣市。我說這一點，你要找公安，因為他在那邊也當了一個官，他也當了政協。在那個縣，他也當政協，所以他在官場上，還有一點關係。

我說你就找公安幫個忙，你就說在你這裡往生的。後來第二天公安來了，就做筆錄，問什麼病，家住哪裡？他說就是來這裡，要來這裡念佛，就在這裡往生了。所以就開個證明，然後就出殯。出殯，骨灰燒一燒，然後「三時繫念」做完。四月二十二日那天出殯，兼做「三時繫念」，我說妙空師你負責出殯，出殯到火葬場，這個你負責；我在你的道場做「三時繫念」，我們分工合作。然後妙空師他們鄉下也弄了一些隊伍，遊行的，也搞得滿熱鬧的。我說在廈門不可能搞這麼熱鬧的，在鄉下才有辦法。我說這個你負責，那個我來負責，然後就把它處理好了。處理好了之後，廈門有個林居士做建築的，那個林居士也跟我不錯，我印經，他們那邊同修也常常護持我們印經。現在大陸同修護持印經還不少。

這個黃居士就是在林居士他這個建築公司上班的，就是他的部下，就是他負責開車送過來的。林居士那天處理好了，我說現在我們到廈門就沒事了，請我去做「三時繫念」的已經往生了。後來林居士說，我有買了一個新房子，就是要給同修大家在那裡念佛的一

個房子。他說本來就是要等她邀請你來，我們安個佛像，然後灑個淨，給同修大家念佛。後來他說，你還是要去幫我安個座，灑個淨。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做完繫念法會之後，我說我們連夜就到你的新房子那邊去住，第二天早上幫你安佛像。所以那天晚上到那邊十點多了，快十一點了，佛像我就臨時把它安上去，他也不知道怎麼安。在福建人家送我《心經》、「大悲咒」，我就把它掛起來，掛得剛剛好。蠟燭統統給他擺好了，然後黃居士的牌位，我也給她放下去，照片也放下去，我說這個地方是靈位，你要給她來念佛的，現在雖然她死了，靈位還是放在這裡。第二天就灑淨，上個午供，然後安位，靈位也安好了，佛位也安好了。我說那沒事了，黃居士已經往生了。吃過午餐，在那天早上之前，我就跟徐善洲聯絡，我說你在江西婺源問我四月下旬能不能到廬江？我說現在可以去了，我現在有兩天的空檔，我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，原來在廈門。我說現在我二十三日到廬江，二十四日到你佛教居士林做繫念，二十五日到實際禪寺，因為到了居士林，不到實際禪寺，師父在那邊也不好交代。所以我這兩天，我不敢跟師父報告，我說你去跟師父報告。她說：好好好，沒問題、沒問題。我就請廈門那個林居士說，你去廈門到寧波的機票幫我改到合肥的機票，那又不能退。後來，他說沒問題，這個機票我來負責。就臨時改二十三日到合肥去。

我到了廬江，二十三日，就先去實際禪寺拜見師父。師父剛好跟縣委書記去看一個地方，晚上七點多才回來。回來，一上來，他就找主持滿成老和尚，當家本業法師，徐林長，還有老和尚他弟弟，還有徐林長她先生。老和尚在客廳說：來來來，我們來開會。我聽到開會兩個字，我就嚇到了，開會，我說這個會絕對沒有好會的，我說最好什麼會都不要開，是最好，這個節骨眼開什麼會？做「三時繫念」，就做就好了，還開什麼會？坐下來，我就知道這個後

面不堪設想。然後坐下來，老和尚說開會，住持也來了，當家也來了，林長也來了，來開會，心裡就有數了。這個開會，我是一直考慮說，恐怕我後面的行程，又有變化了。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一坐下來，師父說，你在實際禪寺做一天的繫念怎麼夠？現在災難這麼多，一天夠嗎？不夠，最少要做個四十九天。然後做四十九天，師父開口了，我總不能跟他討價還價。我說好，師父您老人家說四十九天，就四十九天，我們就是四月二十五日開始做四十九天。但是後來我就坐靠近一點，我說，師父我們來打個商量。要商量什麼？就四十九天，還有什麼好商量的？我說，四十九天照做，一天也不打折扣，天天都有人做，但不一定我上去做。我說我後面有答應幾個行程，師父不是講，《弟子規》不是講「凡出言，信為先」，做人要講信用，我答應人家的，總是要去給人家完成。我說後面還有餘姚、寧波這裡，有一場；舟山有一場，還有新加坡的、馬來西亞的、日本的。我是跟老和尚商量，我說我還沒有答應人家的地方，我從現在開始不接，都不接了；但我之前已經跟人家約好的，跟人家訂好了，答應人家的，讓我先去做，這個當中有空檔我都不接，我就回來這裡做；我不在的時候，請我們實際禪寺的法師來做，天天有人做。我以為這樣，應該是很合理的。老和尚說：不行，你要請假。我說：這個也是沒有辦法的，答應人家了。後來莊嚴在旁邊，她就跑出來，她說不然這樣好了，不然我們就去餘姚就好了。老和尚就指責她：妳師父的福報，就妳一句話就沒了。後來她就兩個眼睛紅紅的，就跑到旁邊。我說：妳就不要再說了。

師父就不答應，不答應，那我也只好就做四十九天。滿成老和尚聘書已經準備好了，就當場他老人家就簽字，釋滿成簽名，這張給你，四十九天。四十九天，我就在算那個日期，這個四十九天，

餘姚不能去、舟山不能去、香港不能去、新加坡不能去，日本還可以。我算到六月十二日，剛好四十九天，原來是六月十三日到日本，我說日本就延一天，六月十四日去。我們做到六月十二日，四十九天了，六月十三日一大早，我們就趕快走。莊嚴在這個前一個禮拜，她就講，搞不好老和尚又要增加了。我說不要講，拜託妳這個嘴巴不要再講了，四十九天就四十九天，不要再講了，小聲一點，不要講。

然後，做了一個禮拜之後，很多個靈媒過來，有北京、有山東的，很多地方的靈媒來給老和尚透露一些災難的信息。其中有個福青的居士，三十幾歲，一個女眾。我到福青去做「三時繫念」，她也去參加。她說二〇〇三年的時候，她有一天看到觀音菩薩現身，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她就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象。她也並非附體的，她就是你問她什麼疑難雜症，然後她就這樣看一看。因為附體的就會身子發抖，兩個眼睛發呆，樣子都不一樣了。她不是，她跟平常一樣，她就看得到，然後這是什麼眾生、什麼對象，姓名都講得非常清楚。我還沒有到廬江，她就先到了，她就先去跟老和尚講這些事情，老和尚就把她留下來。同時還有幾個通靈的，就講這些災難的信息。講了，老和尚一核對，還有巴西網站的預言，一核對，這個都是講同樣一樁事情，老和尚就更相信了。

我們在做四十九天時，我說拜託四十九天趕快做完，我要趕快跑。我說那天一大早，我就要趕快走了，不然後面的行程又要影響了。這個四十九天一開始的前一個禮拜，我就準備挨人家罵，我就寫信跟人家道歉，我說這個做完，我再去跟你們補做，然後再請你們吃飯，給你們陪罪。然後餘姚居士林那個徐林長，一天打了好幾通電話，我聽到電話，我就害怕，我都不敢接，都給莊嚴去接。有一天也沒辦法，我還是要接到一通，他也是要親自跟我講一下，我

一接電話，他說：師父，我們這邊老菩薩聽說你不來，都在哭了。我說：他們哭得出來，還好，我現在哭都哭不出來，我都不曉得該怎麼說，從何說起？後來就是一一跟人家道歉。

一個禮拜之後，這些靈媒又跟老和尚講，現在眾生很多，災難很大，四十九天怎麼夠？說要七百天。貼一張紙在大殿門口，莊嚴去看到，現在有人說七百天。你不要亂講，什麼七百天的？四十九天，我們就破天荒的，我們已經很困擾了，妳還來個什麼七百天的，不要亂講，我說這個誰講的？後來這個束居士，徐林長她先生就說：老和尚現在要寫個聘書給你。我說：什麼聘書？最好不要寫。有一天晚上就上去吃飯，到華嚴講堂上去吃飯，老和尚就拿了一本，好像經書摺疊本黃黃的，拿給我。我以為是什麼經？拿過來。這個給你七百天的聘書！接下來就像燙手山芋，丟也丟不掉，七百天！我說哪有人做七百天的，四十九天都沒有人這樣做過的，我們連連續做三天的，都還沒有這個記錄，做七百天，我說這個簡直不可思議！老和尚講得很正經，這個沒有做這麼久，不行的，災難太大了。結果回來我就跟莊嚴講，妳看吧，妳就一直在講、一直在講，現在真的就搞了七百天了。她說她也沒辦法。

那就是接下來了。接下來之後，那怎麼辦？做一天算一天。我說恐怕我們做不到七百天，我說天氣現在熱還好，我是最怕冷的，廬江去年那個雪災很凍的，大殿又沒有暖氣，它不像東北裡面有暖氣設備，又冷、又濕。東北是乾燥，那邊又濕、又冷，我說恐怕做不到七百天，今年冬天恐怕我就過不去了。我就跟同修講，我說如果冬天，你看我在台上沒聲音了，不是往生了，是被凍死的，我說不敢想那麼久。他們同修說，不會啦、不會啦！就一直要給我做什麼保暖衣服。我說吸空氣我就感冒了，鼻子總要呼吸，一呼吸就感冒了。但是同修真是很熱情，很熱情。

我就做一天算一天，做幾天算幾天，不要想那麼長的事情。一開始，老和尚原來是說三點開始做第一時。後來我就排了，從三點開始做，第一時做到五點，休息半個小時，隨便吃一點點心，不吃的人就不要吃。我計畫不吃，不吃晚餐。然後就是排到九點多，每一時中間就休息半個小時，這樣大概九點半可以圓滿。後來老和尚說要我去吃飯，我問幾點？老和尚說六點。那這樣從三點做，不上不下，我們做第二時，又還沒做完。後來莊傳師就跟我建議，不然我們提早半個小時，兩點半開始。我們第一時控制在兩個小時要完成，做到四點半，休息二十分鐘，四點五十做第二時，第二時控制在一小時二十分鐘，做到六點十分，差十分鐘，還可以。那第三時就七點開始，配合老和尚藥石的時間。老和尚說等我們吃飯，他在的時候，一定等我們做完，他才去吃。我們就把這個時間要抓得很準，不敢讓師父等得太久。如果師父他先吃，我就沒壓力，他先吃，他吃他的，我吃我的，我就沒壓力。他在等你吃，你就有壓力，我們時間就要抓得很準。到七點，第三時。

這樣做，做了第十八天，四月二十五日開始，然後做到第十八天。在這個之前，我也是想到香港八月一日到七日，香港租福利會也是有七天的法會。今年特別在農曆七月份，香港特別就舉辦七天的法會。胡居士她也去訂好了，也租好了，時間也訂好了。我就私下跟胡居士講，我說八月一日到七日的法會，現在這個七百年不能走，那你那個怎麼辦？我說如果我要去，可能妳要跟師父商量。後來胡居士就去跟老和尚講。有一天晚上何美慧居士就打電話來，師父找你，我說什麼事？老和尚就跟我講，你不想做七百年，不要拐彎抹角，你就直接跟我講，你不想做，你就直接跟我講，我就答應你，你就去吧！我心裡想怎麼師父這麼說？我就知道這個其中必有緣故。他說這個香港，我就知道這個問題出在胡居士，她去跟老和

尚報告，我私下跟她講，如果要去香港，恐怕你要跟老和尚講。的確，我也跟她這麼說過。老和尚就說我拐彎抹角，直接跟他講就好，為什麼要透過胡居士跟他講？我說，不是啦！胡居士人家那個也是租福利會，租了，她也不能退，錢都要給人家，也跟大家公布了，只是請她跟師父商量。師父說：那你要去就去吧！就去吧！但後面他有加註解：眾生可憐，沒救了！這個災難沒辦法了，沒救了，沒救了！聽到這樣，還能去嗎？救災，說災難沒救了，去了，就沒救了，那還能走嗎？我說：師父，不是這樣的，因為胡居士她也租了那個地方，也不是說我非去不可，因為我也是考慮到她的立場，只是商量商量。師父說，不去，我們就不去。但是我是有加註解，我說這個主要還是簽證的問題。他說，這個交給徐林長去辦。然後就繼續做，後來我們什麼都不敢講了。我就問一句，那八月一日到七日都租下去了，叫誰去？叫悟行師去。好，叫悟行師去。新加坡呢？新加坡也叫悟行師去。能代理的就代理，不能代理的就取消，只好這樣了。

在之前有些地方，當然難免人之常情，原來大家都準備好的，忽然不能去了，這個大家難免心裡上會有一些衝擊。做到第十八天，四川五一二大地震，死了十幾萬人，那個時候大家就比較能夠體諒，真的有災難，真的死了那麼多人。那一天發生地震，安徽省都沒有感覺。因為安徽它也是地震帶，湯池文化中心，那個有溫泉，湯池就是溫泉，有溫泉，都是有斷層的。他們當地的人說，他們那裡也是地震帶，竟然一點感覺都沒有。四川大地震，你看北京也感覺到，上海、甘肅、陝西、昆明，五、六個省分都有受到影響。安徽離那邊也不是很遠，竟然一點感覺都沒有，覺得也很不可思議。

這個地震的發生，或許也有某種巧合，因為我們原來是定三點開始，後來因為配合老和尚吃晚餐，改到兩點半。四川五月十二日

的大地震是下午二點二十八分，他們新聞報導是二點二十八分。震了兩分鐘，剛好兩點半，全部擺平了。所以他們國家辦默哀三分鐘三天，連續三天。好像一個星期之後，連續三天。連續三天，老和尚說，我們參加默哀三分鐘。我們默哀三分鐘，我們默哀完，剛好兩點半開始法會給他們超度。所以四十九天，都是天天跟他們迴向。每個七都有給他們迴向，就四十九天做七都有給他們迴向。

這個災難一發生，我心裡也是有個預感，是有減輕，我是根據巴西預言，網路上抓下來的。因為我去年十二月份到廬江去，老和尚就叫徐林長拿一份給我。在這個裡面，有提到九月十三日海南跟南寧，這個當中有個大海嘯，九點一級的大海嘯，會死很多人，根據預言是這麼寫的。他說這個會影響到北京奧運的舉行。但是我們看那個時間是奧運之後，九月十三日是奧運已經圓滿了。但是他有註解，就是在這個之前，九點一級之前，會有比這個小的小地震。這次四川的五月十二日，根據這個預言來核對，也是有部分的相應。因為四川七點八的，雖然比九點一小，但是也不小了。看新聞報導出來，整個真的是很慘，整個地都裂開，山也跑掉。因為我們台灣九二一，也是有這樣的情況，比台灣九二一還重一點，傷亡相當的慘重。

所以這個地震發生之後，我們各地同修，大家也紛紛來電，知道這個災難不是沒有，的確是有這麼嚴重的災難。所以實際禪寺發起護國息災這個法會，我原來計畫只是做一天，後來就變四十九天，後來又變七百天，後來我就跟同修講，我說我們現在在聽《華嚴經》，我現在才知道什麼叫做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我說一就是七百，七百就是一。一就變成七百，本來是二十五日做一天，二十六日就走了，變成跑不掉了。所以這個法會就這樣一直做下來，做下來這個當中也有發生很多事情，這個眾生的確非常多。平常我們法



會都是只有做一天的，沒有連續兩天以上的，這個都很少，都做一天。做一天，大部分根據我的經驗，做法會就是第一時要開始是壓力最大的，最沉重的；第二時開始有稍微好一點；第三時做完就比較輕鬆了，迴向完就比較輕鬆了。這次在廬江做，天天做，天天壓力很大。師父又講，這個眾生統統集結到這裡了。我說集結到這裡，我又沒有功夫、又沒有能力。老和尚說這個眾生很多，連古代的、現代的、中國的、外國的，全部都來，我是有一點招架不住。後來，我剛開始那段時間，我也是排了很多。老和尚說：利用這個機會，大陸有些寺院法師要學「三時繫念」，可以讓他們來觀摩。我說：好！那我就來排表，天目山四十九天，山東金山寺四十九天，實際禪寺四十九天，我代表台北四十九天。我說：師父，這樣來輪，主法統統讓他們都上。我排了半天那個表，從一個禮拜排到四十九天，然後排到最後，也是計畫趕不上變化。我一直排，請人家打字，排了，日期都排好了，幾號到幾號。剛開始老和尚他講，這個地方太小了，也不一定在這個地方做，這個七百天，可以移到不同的地方。我說：師父，好！不同地方，我也可以回台灣做，他們山東就在山東做，杭州就在杭州做，實際禪寺就在這裡做，佛教居士林他們也有一組法器人員，他們就在居士林做，我也跟他們排好了。我說：師父，不然就這樣來輪。又有變化了，師父說：不行，還是要集中在這裡。又回歸到實際禪寺了。

實際禪寺，好，那就在實際禪寺輪吧，輪到誰，就誰上，一次四十九天。我心裡就在打如意算盤，四十九天，輪三個四十九天，我就可以有一百多天，我就可以稍微出去走動一下，我的計畫是這樣。後來老和尚說，這個法器人員他們可以輪流練習，就是那個主法不能換。我排那個，又泡湯了。後來說，好吧，法器的輪，主法我不能輪。那幾天，拉肚子拉了一個星期，師父不在，我就跟徐林

長講，我說我請假，讓他們去上。他說不行！你要求佛力加持，愈拉肚子愈要上，不能請假。我說，這是拉肚子，這個不好玩，在上面念到一半要上廁所，那怎麼辦？那真的是佛力加持，剛好休息的時候才去上廁所，拜託拜託，不要唱到一半，肚子痛得要命，要去上廁所，那怎麼辦？又上網，不上網還好，又上網。上網，我就心裡有數，一上網，真的就很難跑。不然師父不在廬江，我就跟他們法師溝通一下，我就可以跑了。不上網，除非師父他打電話回來問，或者有人去告訴他，不然他也不知道。所以，一上網，很多人他看到我不在，就打電話一直問，馬上就被查出來了。所以說沒辦法，就是做吧！

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被附體的，有很多。真的，眾生很多。每天做，每天壓力都很大，都不同的壓力。這個我想我們師兄弟，大家有做「三時繫念」一段時間，多多少少都會有這樣的經驗。但是每個地方，它的磁場都不一樣，眾生來的也不一樣，而且不斷有新的。剛開始前面四十九天，大陸各地聽說這裡在做法會，因外大陸做一天的都不太方便，何況做七百天的！所以很多地方的同修，他們會組遊覽車來，來這裡；外面那個民宿，是被租得滿滿的。民宿，就是老百姓的家裡，都租給同修，一個人十塊人民幣，有的有包吃，有的沒有包吃的。他們可開心了，很多生意可以做。然後這個遊覽車來，我們就又壓力很大，因為一批遊覽車來，一個人他就帶一批冤親債主來。一個人，你看到他一個人來，他那個無形的跟了一堆，跟著過來。所以一部遊覽車進來，我們就感覺壓力又很大，這個又是一個。無形的眾生，也是很多。

這次九一三的大海嘯，這個預言，我們根據四川的地震，我們也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就是知道的確有這麼一樁事情。北京的奧運，我們也知道，根據那個預言講，九一三的大海嘯之前，會

有小地震，我看四川那個也不小了，北京這次只有稍微的影響。如果這次沒有做息災法會，我們誰也都不敢講，真的也不敢講，到底會不會影響？也不敢講，不敢確定。雖然這次四川的地震不能避免，但是根據那個預言講，不管怎麼樣，總算奧運辦圓滿了，總算沒有影響奧運的舉行。我就寫信給老和尚，我說根據這個預言講，這個息災，似乎也有減輕。起碼，預言說奧運辦不成，說二〇〇四年希臘雅典是最後一次的奧運，他已經辦了，我們這次有這麼一點成果，這個我心裡也有數。

我相信這個，我是根據二〇〇一年悟行法師從達爾文帶一個菲律賓通靈的，到圖文巴找老和尚，我是根據那次的經驗延續下來的。因為二〇〇一年，悟行法師帶那個菲律賓通靈的到圖文巴，他是人家介紹的，說台灣二〇〇二年三月底、四月初，太平洋有個魔鬼要消滅這個地方的人。他在這個境界當中有看到一個人，他描述出來就像老和尚這個樣子，說這個人可以化解這次的災難，悟行法師就把他帶到圖文巴去見老和尚。見到老和尚，他講出這些事情，老和尚也相信是有這個災難，他相信這個災難。通靈的人，他就建議，拿一些錢給他做好事，然後帶他到台灣，北海岸去作法。這個老和尚，他就沒有接受了。老和尚他採取佛教，佛指導的，在經上指導的息災的方法來做，沒有採取通靈的，他提出來這個建議。後來聽說，也有去台灣。當時我就跟悟行法師講，聽說你要帶那個通靈的去台灣作法，在海邊作法，到時候你帶他來，一定要通知我去看，我要去海邊看看他怎麼作法。後來悟行法師也沒有告訴我，我再問他，他說已經做完了，已經走了。

那一次老和尚他是提倡印《乾隆大藏經》，他說歷朝歷代國家有災難，都是印《藏經》來息災。所以他就找台灣福峰印刷廠的郭秀蘭居士，她印第一批《乾隆大藏經》一千套，她賣完了。她又印

第二批一千套，正在印，剛好老和尚找她來談印《藏經》息災的事情，老和尚他是叫她去找佛陀教育基金會簡豐文居士他們去印這個經。郭秀蘭回去找佛陀教育基金會印這個經，基金會他們說，我們沒有這個預算，印《藏經》那麼多錢。當時她一部開價八萬四千塊的台幣，他說他們沒有那麼多錢，沒有辦法印這部經。所以郭秀蘭她就來找我，基金會說他們沒有辦法印，你這邊看要不要做這個事情？我說我請示老和尚，看他老人家的意思。

我就打電話到澳洲，請問師父，我說師父，郭秀蘭來找，你交代給基金會印這個《藏經》，他們說沒有預算來印。那現在郭居士來找，我們到底是不是要接這個事情？老和尚就講，他不印，好，那就你印。你印下面他也沒有說我支持多少？這個沒說。後來他有說，他說印這個《藏經》要現在住在台灣，台灣移民到海外的還不行，現在住在台灣的人捐錢來印才有效。我連一塊錢也沒有，那個時候想到要消災，就沒有任何理由說不要。師父說要印經消災，我還能說不消災嗎？我說不消災，那不是這個悟道法師太不慈悲了，一點慈悲心都沒有。我說這個應該做的，消災就是要做，不能問我們力量達得到達不到？你就是要去做。所以我就寫老和尚講的這個緣起，明年有大災難，台灣有大災難，印光祖師那個印造佛經佛像的十大利益，印一印，寄給台灣各淨宗學會同修，也沒有特別去打什麼廣告。我開始就說，一個人一塊錢開始，從一塊開始。我就跟郭秀蘭居士講，我說妳不要給我訂時間表，我如果募到二十套，就錢給妳，妳二十套給我。她也答應了，她在了凡四訓的刊物也幫我登這個信息。後來也是佛力加持，這樣多多少少，有的出多，有的出少，真的是一塊錢，那個孤兒院連銅板都拿來了，一塊錢、一塊錢都拿來了，多少我們就湊起來，在半年當中五百套。後來我說，不可以算這麼貴，我們是要消災的。後來我們再繼續給福峰印了五

百套。後來再重新編目錄，重新排版，冊數重排、重訂，用聖經紙印，後來我找世樺來印這個。現在已經印了三千五百套。

這個事情，那個靈媒講的也相當準確，那個靈媒說，台灣這個災難發生是老和尚在日本的時候，但他講的是差一天。我們三月三十日跟老和尚到韓國，接著去日本訪問。三月三十一日老和尚去韓國的佛教大學訪問，我是感冒，住在賓館。住在賓館，我就報告師父，我不能去，頭痛得很利害。那天下午，我休息好了之後，我就打開房間的電視，一看，台灣大地震，七點八級，震央是在宜蘭外海。台北一〇一大樓吊車掉下來，砸死五個人，房子倒塌一棟。我看到這個新聞，那個靈媒講的災難，的確有，但是我知道已經降到最低了，災難降到最低了。我說印《藏經》有效，但是我們不敢講，也不能講，講了人家不了解，反而給你毀謗。但是我心裡有數，這個災難降低了，降到最低了。因為那一次地震的級數比九二一還要重一點，只是它的震央在外海，九二一是在內地。如果那個震央在台北市，我看最少死二十萬人。我知道這個災難真的降到最低了。

所以那一次印《藏經》延續到現在，後續還在繼續印，現在大陸很多同修發心印《藏經》。從那次的經驗，我就知道老和尚他很堅持的時候，從那次的教訓，這次我就不敢說我也很堅持我的行程，我就覺得這個大災難，如果你不優先處理，那你後續那些也都會影響了。所以息大的災難，這是要排在最優先的。所以這次，也是根據台灣那次的經驗來的。所以這次四川大地震，我心裡想，有，減輕了。而且我真的相信巴西的預言，因為九月十三日，老和尚那天打電話給我說，又有靈媒告訴他，我們這次做了一百多場的繫念，產生很大的能量，但是不要跟外面講，講了人家說你在邀功，不知道的人說，你是在妖言惑眾，講了反而得到反效果，但是我們自

己心裡明白就好。的確這次看起來，我想四川這個大災難沒有影響到北京這個奧運。我們想一想，它那個震央如果靠近北京，那還得了！那個體育館，那麼強的地震是兩分鐘就擺平了，你要蓋好幾年，它兩分鐘就解決了。所以我們也知道這次有它的效果，難怪老和尚他這麼堅持，說什麼，我怎麼協商，他都不准我走。我說師父怎麼這麼不通情理？這次他很堅持。後來這個地震發生之後，大家也比較容易諒解。最近老和尚聽說八月、九月有災難，他就特別去住香港。他老人家說，這次災難來我就往生了，就是我往生的機會了。後來接到這個信息，他說我這次往生機會又錯過了。當然我們希望錯過。

這是最新的報告。我們這個都是內部的信息，我們對外也不宜講，因為講了，我們也沒有辦法給人家說明這些事情。這些事情，唯有我們深入經藏，你才能夠了解。沒有深入大乘經典，對這個事情，真的很難生起信心。這些年我們老和尚講《華嚴經》，愈講愈深入，愈貼切，我們聽起來對這個理跟事，愈清楚，愈明白。所以對於息災，我們同修大家都可以肯定的，因為他有個理論跟事實的基礎在，不是空口說白話，特別老和尚常常引用日本江本勝博士這個水的試驗。最近我在廬江，大概一個多月前，日本東京電視台，請巴西這個預言家去訪問，就是預言這次九一三的預言家去訪問。訪問的內容，現在有出書，我請東京的同修幫我買了兩本，是日語的。在廬江也有人比較早買給老和尚，老和尚請同修他們翻譯，翻成中文。我現在台灣的兩本，我要找人翻譯，就是巴西這個預言家，好像在七月份的時候，接受日本東京電視台的邀請訪問，問這個預言的事情，現在已經出書了，日本已經出書了。東京同修幫忙買，我來這裡之前，前兩天我收到。所以我這次回去，這兩本書要找通中日語的同修幫我翻譯。

巴西這個預言家講的這些事情，也不是完全沒有發生的，有的有發生，有的沒有發生。沒有發生的，它是有變數，就是像《了凡四訓》講的，根據算命的推算，數有個定數，定數當中有個變數。定數是先天的，過去生帶來的，那就是固定的，過去造的業，帶到這一生來。這一生是後天的，先天的你造都造了，沒有辦法改變，但是我們現在後天的，就很靈活，你可以改，看你要怎麼改？改好，還是改得不好，都在我們後天的現在，自己去做一個決定。所以我們明白這些道理之後，對這次的護國息災，也堅定了信心。所以我們在廬江做繫念法會，的確也得到佛力的加持。老和尚以他的期望，也希望這個七百天做下來，有人開悟證果，這個是他老人家的期望。這個期望也是給我們一個期許，同時也是給我們一點壓力，希望在這個法會當中有所成就。所以我在廬江這段時間，也是比較有時間定在一個地方，對我來講也是好事。因為到各地奔走，畢竟時間都比較浪費在旅途上，心也比較不容易定下來。所以要教學，要自修，要成就自利利他，還是要效法過去台中蓮社，李炳南老居士。李老師他在台中住三十八年，都沒有離開台中，所以我們老和尚去親近他十年。如果李老師今天到美國，明天到英國，那老和尚要去親近十年也很困難。所以李老師他定在那裡幫助人。

我這個七百場做下來，我今年五十八歲，七百場做下來，做完，我就六十了。老和尚說二十歲到四十歲是學習，四十歲到六十歲要擔任職事、要服務，六十歲以後就要趕快念佛求生了。所以六十歲以後，我就會大概放下了，放下就是從事大家教學的工作，不再擔任重要職事。縱然有，也慢慢放。所以我現在積極在培養年輕人，就是交給他們。然後我六十歲以後，我也希望來澳洲住，我覺得來這裡自修，我就躲在山裡，電話也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我來看書，我可以一天看很多。我現在在廬江，每天也比較有時間看書，跟

這些法師，他們來幫忙敲法器的法師、來學法器的法師，跟他們講講課，我覺得這樣也教學相長，兩方面大家都有幫助，但是要定在一個地方。所以我們這個道場，我們學會跟學院，也是在澳洲這個地方，因緣非常非常殊勝的。我們能夠定在這個地方，好好利用這個地方來修學，三年、五年，一定會有所成就。就怕到處奔波，時間都浪費掉，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感受。

好，我們今天時間也到了，今天晚上就是跟大家談談這些話，這個當中也有很多話，一個半小時也講不完。我們這趟再去，下次我們再見面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。如果沒有什麼變化，那是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之後的事情。如果這個當中有什麼變化，這個我也不知道，因為計畫趕不上變化，變化趕不上一通電話，這個我也不敢講，所以現在就是做一天算一天。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，身心愉快，六時吉祥，法喜充滿！我們期待再相會，阿彌陀佛。我們今天就報告到此地，謝謝各位，阿彌陀佛。